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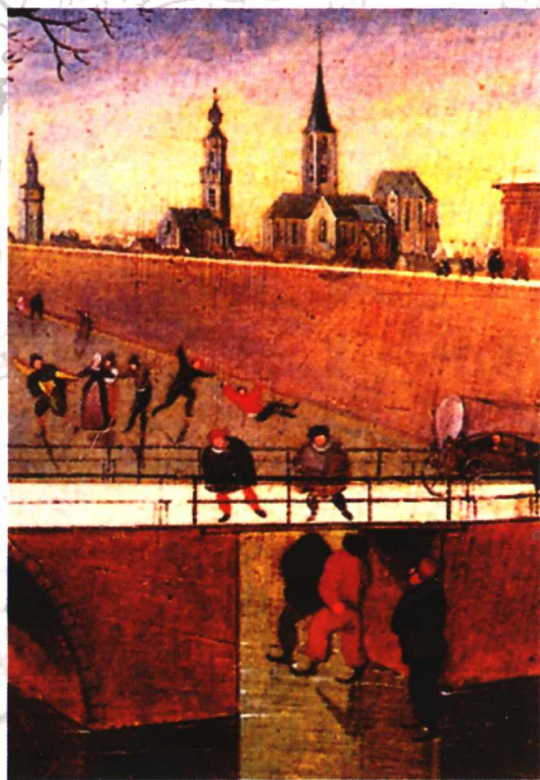
萧乾译作全集

LIKEKEYOUMOXIAOPINXUAN

XIAOQIANYIZUO

QUANJI

里柯克幽默小品选



萧乾译作全集

里柯克幽默小品选

[加拿大] 斯蒂芬·里柯克 著

萧 乾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里柯克幽默小品选/(加)里柯克著;萧乾译.—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

(萧乾译作全集)

I.里... II.①里...②萧... III.小品文-作品集-加  
拿大-现代 IV.I71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5454 号

萧乾译作全集

里柯克幽默小品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白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4 插页 116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

ISBN 7-80680-249-5/I·155

---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16)

## 译 本 序

我同这位加拿大幽默讽刺作家里柯克的作品有过一段颇不平凡的因缘。

1962年，正当那顶右派帽子还牢牢扣在我头上时，出版社为了配合外交任务，要我找点加拿大作品译出来。我对加拿大文学毫无了解，只是40年代在伦敦时，曾买过几本企鹅版（当时一本只需六个便士！）的里柯克小品，在《译文》（1957年6月号）上翻译介绍过其中的七篇。我向负责人提出，再补译十一篇，作为单行本出版。由于前苏联先后翻译了他的十一种作品，行销近三十万册（见《苏联文学》，1954年11月号），这就等于通过了“鉴定”。领导马上同意了，只不过加了一句：书上可不能印我的本名，还得在业余搞。这些，我自然都欣然同意了，很快就译出八万字来。

自20世纪30年代发表文章以来，我偶尔用过笔名，但都是出于自愿。如今是由于特定的政治原因，被迫使用假名，滋味就大大不同了。那意味着我已由文艺队伍中被开除出去。虽然仍在从事文字工作，但名字已经臭得见不起了。那么，起个什么名字呢？有位朋友在自己倒霉之后，为生下的孩子起名“问天”。我佩服他那份勇气。我没敢借这机会表示一下对自己命运的愤懑。五七年风暴后，茫茫人世我只剩下了洁若和三个孩子。我就借小儿子萧桐的“桐”，

改姓了“佟”，下面是女儿的名字“荔”。

于是，以佟荔为译者的《里柯克小品选》在1963年3月问世了。只薄薄一本小册子，但它给我的兴奋和喜悦，不下于我的处女作。当时暗想，被唾弃成“垃圾”、“渣滓”之后，居然还准许出书！尤其想到那些比我本事大多了的朋友，有的流徙边疆，有的在上海卖酱油，而对我这个懂几个蝌蚪文的，破格优待，真是不免感激涕零。

1978年后，我想：“改正”不能光靠一纸证书。改正主要得靠自己。于是，除了写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外，一直打算把里柯克这个译本充实一下，用真名把它重排出版。这里当然包含着自我肯定的意思。

幽默是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莎士比亚的喜剧，从18世纪的菲尔丁和斯威夫特到本世纪的萧伯纳的作品上，都深深打着这个印记。然而像里柯克这样以幽默为“专业”的，为数却并不多；正如英国历代诗歌中不乏诙谐感，而上世纪末的爱德华·黑尔却是一位专门写诙谐诗的诗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里柯克这位“专业”幽默讽刺家其实是位道地的“业余”作家。他的本职是加拿大最高学府麦吉尔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主任。

还是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在1869年12月30日出生于英国汉茨<sup>(1)</sup>的斯旺摩尔。不知道当时星辰有过什么特殊征兆，不过我认为很可能发生过。1876年我父母移居加拿大，我决定跟他们一道走。我父亲在安大略省<sup>(2)</sup>的锡姆科湖<sup>(3)</sup>畔接手一座农场。那正逢上加拿大农业的困难时期，他靠勤劳勉强支付了雇工的工资，

年景丰收才能打足转年用的种子，省得花钱去买。有了这一经过，我和弟兄们势必被迫离开土地，当上了教授、商人或工程师，却未成长为农场工人。然而我对农活很熟悉，所以在做政治演讲的时候，我还可以大谈诚实的体力劳动、早起以及熟睡的快乐对身心的好处。

“我是在多伦多的加拿大公学受的教育，1887年我成为该校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从那里我升入多伦多大学，并毕业于1891年。大学期间，我把全部时间都用于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不管是活的，死的，还是半死的。我对外界一概不了解，每天勤奋地研究语言文字约达16个小时。毕业后不久，我就把学会的语言统统忘光了，发现自己在智力上破了产。换句话说，我成为一名所谓杰出的毕业生。凭这个资格，我只能干起教书这个既不需要经验也不需要智力的行当。1891至1899年，我任加拿大公学教职，这段经历使我对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却迫不得已而终身从事这种最枯燥乏味、最不讨好、待遇又最低微的职业，感到深切的同情。我发现自己教的学生当中那些似乎最懒、最不用功的，如今都在律师界、工商界以及社会上赫赫有名；而真正有出息，并曾获得全部奖状的学生，如今却在暑期旅馆当账房先生或在运河船上当个水手，靠艰辛劳动挣着工资。

“1899年，我愤而辞去教职，借了够维持几个月的钱，到芝加哥大学去攻读经济和政治学。不久，我当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借此，加上我为麦吉尔大学干的一些临时工作，我终于在一九〇三年获得哲学博士。这个学位就意味着我参加了一辈子最后的一次考试并得了满分。从此，就再也不能接受新的概念了。

“这期间我结了婚，成为麦吉尔大学的教职员。先是政治系的讲师，后来成为政治经济系主任。这个职位是我干此行所获得的奖赏之一，我自认十分幸运。报酬是如此之丰厚，使我显得高出左近的警察、邮递员、电车售票员以及其他公务员。同时，我可以同市内穷些的生意人平起平坐地交往了。论余暇，我一年四季所享受的，比生意人一辈子所能享受的还要多，于是，我拥有生意人所无法拥有的乐趣——思考；尤为可贵的是，可以在几个月里什么也不想。

“我写过一些与大学生活有关的东西——一本政治学，在许多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是美国政治学学会以及英国皇家殖民研究所的会员，并为英国国教的教友。这些都足以证明我的身份。我同政治及公共生活有点联系。几年前，我曾走遍大英帝国，发表关于帝国组织的讲演。随后南非联邦<sup>[4]</sup>就宣告成立，特立尼达<sup>[5]</sup>的香蕉工人闹起事来，土耳其与意大利也开了火。关于我那些演讲的分量，我想读者从而可以产生一些概念。在加拿大，我属于保守党。然而迄今，我在加拿大政界无成功可言：从没捞到过什么建筑桥梁或码头的合同，甚至在横贯全加拿大的铁路修建工程上，连一小段也没能承包上。加拿大自治领就是这样亏待它的公民的，人们逐渐会对此习以为常。

“除了学术著作，我还写过《文学上的失误》及《诙谐小说》，均已由纽约的多德·米德公司出版（伦敦版由约翰·莱茵的伯德利·黑德公司出版）。两书各只需区区一块五毛钱即可购得，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理。尽管我这序言显得荒谬，读后你仍可以走进任何书店，买两种才只需三块钱。然而两书的内容太幽默了，以致多年都未能付印。因为排字工

人排印时全笑得前仰后合，简直喘不过气来。直到活字排版机发明后——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了会操纵活字排版机的工人之后，才得以付印。即便眼下，对流传我的书也应谨慎从事，确保它们只落入健康人之手。

“许多朋友都以为我是在脑筋疲劳得不能从事经济学的严肃研究时，作为消遣才写这类无价值的诙谐文章的。我个人的经验却正相反。那种用事实及数字加以充实的严肃的教学著作，写起来倒十分省力。写篇论中国中部民间文学的论文或者调查爱德华王子岛<sup>[6]</sup>人口锐减情况并进行统计要省事了。然而把自己头脑中的东西写出来，并且文章本身还值得一读，那要难多了。这种文思时续时断，而且可遇而不可求。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写一本《艾丽斯漫游奇境记》<sup>[7]</sup>，也不愿写整部《大英百科全书》。”

上文节译自里柯克于1931年为他的《小镇艳阳录》<sup>[8]</sup>（1912）所写的自序。他在30几年内，共出版了将近40部集子。他的创作生涯是以写讽刺小品开始的。收在他的第一个文集《文学上的失误》（1910）中的十几篇短文就已经显示出他的写作才能、思想和倾向性——他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滑稽的情节，来揭发生活中的荒谬。

短篇之外，里柯克也写过几部中篇小说。在《小镇艳阳录》里，作者通过玛丽波莎镇上形形色色的人物，生动地描绘了社会上的拜金狂及议会竞选中的种种丑态。在《阔佬理想国冒险记》（1914）里，他又以辛辣的笔锋揭发了宗教及教育界的漆黑一团，让我们看到仰承垄断资本鼻息的学术界的狼狈相。一位批评家说，里柯克把他自己的人生哲学翻译成笑的语言了。

除了创作，里柯克还写了几部理论性的著作，如《幽默的理论与技巧》（约1935），一本《狄更斯评传》（1933）以及有关马克·吐温及欧·亨利的专论。他对幽默文学是曾苦心孤诣地钻研过的。

我相信里柯克必然是一位充满风趣和机智的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但他从不在文章中卖弄自己的专业知识。相反，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的，他总是以平民的身份从常识的角度来谈论人和事物。《编杂志》不但用夸张的手法，强烈地揭露了买文者与卖文者中间的剥削关系，编辑人员的自以为是，草率粗暴，作者还通过那本编辑生意经，真实有力地揭发了报刊的本质——广告第一，利润至上。《吃饼冠军乔·布朗》和《大演员一席谈》都是里柯克极喜欢采用的模拟体。这里，他模拟的正是报纸上经常出现的那种千篇一律的“访问记”。这两个被访问者的性格看起来不大一样，吃饼冠军是用故作谦虚来赢得新闻记者的捧场，大演员则大言不惭地摆起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抬高自己的身价；其实，两个人都巴望记者能替他们在报端吹嘘一番。吃饼居然还举行冠军赛，真是无聊透顶。《大演员一席谈》还接触到自以为是，任意篡改古典遗产的问题。总之，里柯克的幽默讽刺，像一切好的讽刺一样，是多刃的。

《大西洋彼岸的友谊》从侧面鄙夷地写出了暴发户倚财欺人、放小钱使大利的嘴脸，搬来的历史遗迹还要照纽约街道一样编成号码排列起来，大煞风景地盖起加油站。全文最后一句，真是意味深长。

《萨隆尼奥》写的是一个不学无术、冒充风雅的财主，同时也广泛地讽刺了那些强不知以为知的死硬派。《纽立芝

《太太置古董》是通过一个浅薄无知的女暴发户的独白，刻画出那个社会里的虚伪风尚。这里，里柯克还讽刺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就是鉴赏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美与实用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钟没有针和摆、茶壶漏水才算名贵，才有资格当古董，这真是自己给自己安上的笼套。

在《怎样发大财》里，作者的笑声就带着更多的鄙夷、愤慨，带着更多的泪了。这里，他也是寥寥几笔，就替财主勾勒出一副尊容来：一面是庸俗、空虚，精神上的行尸走肉，另一面是贪婪、残酷，靠剥削孤儿寡妇发迹。文章还顺便挖苦了那个社会极为流行的“名人自传”，那些吹牛大家总是夸耀说，他们是用五分钱打出天下的。

像《阔人幸福吗？》一文，就表现了他对为富不仁者的鄙视：他们惯用“破产”办法把自己的灾难转嫁到芸芸众生身上，而自己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在《适者生存》一文中，他对在生存竞争中败下阵的小本经营者的悲惨下场表示了深切同情。

里柯克擅长写随笔式的短文，他继承了18世纪以来英国散文随笔的传统：着眼于日常生活，信手拈来。他对生活中一些琐碎而又可笑的现象，观察得十分细致。《素昧平生的朋友》就饶有风趣地描绘了一个“不熟装熟”者（结果上了大当）的微妙心理。

作为上世纪出生并长大的人，里柯克对20年代出现的某些新事物不时表示反感，例如《我何以不参加国际冠军赛》。这种厌恶心情往往是出于留恋往昔的感伤。《哀后院的消失》就是对高层建筑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

从里柯克的《我的幽默观》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

对待幽默十分认真，摆的位置也很崇高。大凡好的幽默家，莫不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里柯克与其所师承的狄更斯及马克·吐温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情小人物，憎恶大腹贾；他不断揭露社会上种种不公道、不合理的现象，用简洁有力的笔触刻画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剖析他们灵魂中的贪婪自私、庸俗浅薄。

英语国家的文学史上，对里柯克还没有一个较确切的估价。一位批评家曾经很谨慎地指出：在加拿大作家中间，里柯克是最接近伟大的。他属不上最伟大的行列，然而他可以跟那些最伟大的作家同桌而坐。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评价是公正的。

里柯克虽然也写过几部中篇和一部《狄更斯评传》，但比较成功的还是他那些短小精悍的幽默小品，也就是说，相当于作曲上的“轻音乐”。像中国杂文家一样，里柯克通过各种独创形式，用笑骂的笔锋跟他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不合理现象短兵相接。他虽然终生都是业余作家，然而他一直把文学当作一支武器抓在手里，每篇东西都言之有物，而他又永远不甘于平淡无奇，想遍了法儿把话说得新鲜，把武器磨得锋利。这是他最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

他接近伟大，因为他坚持做一个严肃的幽默家。他有意地追求严肃的内容，而且以此自豪。

他在论文里不断提起他最向往的一种境界：崇高的幽默。这里，作者所写的那些荒谬绝伦的情节，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据的不是别的，而正是生活本身。幽默的内容应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诠释，幽默家的笑里应该含着泪水，因为幽默家不是逗人发笑的小丑，而是洞察人生的智者；他的

幽默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而是对人间疾苦怀有惻隐之心。

我还特别赞赏他晚年对生命终结的看法。70岁上他喉部开过一次刀。当有人问他对死亡的态度时，他回答说：“我怀疑死亡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把手杖交给我，我要去面对它。”

1944年，里柯克以75岁高龄溘然长逝。两年后，里柯克学会为了纪念这位幽默大师，决定设立银质奖章，颁给加拿大每年最优秀的幽默作品。这一奖章在加拿大文坛上占有杰出地位。

这个集子里的25篇小品，分别译自以下10本书：《文学上的失误》（1930年补充版）、《前前后后》（1913）、《来自大愚的月光》（1915）、《愚话续集》（1916）、《狂乱的小说》（1918）、《脚灯之上》（1923）、《短路》（1928）、《模范自述及其他特写，由庄到谐》（1938）、《我的一位了不起的叔父》（1942）、《里柯克佳作选》（1946）。最后六篇是新译的，原来的十九篇也由译者重新翻译，并补充了一些注解。

萧 乾

1988年7月溽暑中

---

注释：

- [1] 汉茨是英国南部汉普郡（旧译汉普夏）的简称。
- [2] 安大略省是加拿大第二大省。首府为多伦多。
- [3] 锡姆科湖是安大略省东南部湖泊。现为多伦多市区的著名避

暑胜地，周围是富饶农业区。

〔4〕1910年英国组织南非联邦，作为英国自治领。1961年南非当局宣布退出英联邦，改称南非共和国。

〔5〕正式名称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位于加勒比海，在委内瑞拉岸外。1899年两岛行政上合为一体，1923年实行部分自治，1962年获得独立。

〔6〕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最小的省，位于圣劳伦斯湾南岸，居民多为英国人后裔，1873年加入加拿大联邦。

〔7〕《艾丽斯漫游奇境记》是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道奇森（1832—1898）以刘易斯·卡罗尔为笔名所写的童话。

〔8〕有黄仲文、丁振祺的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目 录

|                   |        |
|-------------------|--------|
| 译本序·····          | ( 1 )  |
| 吃饼冠军乔·布朗·····     | ( 1 )  |
| 大演员一席谈·····       | ( 6 )  |
| 编杂志·····          | ( 13 ) |
| 访问典型的小说家们·····    | ( 23 ) |
| 大西洋彼岸的友谊·····     | ( 31 ) |
| 萨隆尼奥·····         | ( 38 ) |
| 纽立芝太太置古董·····     | ( 42 ) |
| 记一位记者朋友·····      | ( 50 ) |
| 借钱之道·····         | ( 54 ) |
| 我所错过的机会·····      | ( 61 ) |
| 我与金融界的一段因缘·····   | ( 66 ) |
| 怎样发大财·····        | ( 71 ) |
| 我为什么杀我的房东·····    | ( 76 ) |
| “提起印度来·····”····· | ( 82 ) |
| 乐善好施·····         | ( 86 ) |
| 主席类型种种·····       | ( 95 ) |

|                  |       |
|------------------|-------|
| 照相师的润色·····      | (111) |
| 适者生存·····        | (116) |
| 我的一位了不起的叔父·····  | (121) |
| 卧车里的人·····       | (131) |
| 我何以不参加国际冠军赛····· | (136) |
| 阔人幸福吗·····       | (141) |
| 素昧平生的朋友·····     | (148) |
| 哀后院的消失·····      | (154) |
| 我的幽默观·····       | (158) |

## 吃饼冠军乔·布朗

### ——我们当中的一位伟大人物

吃饼冠军乔·布朗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嚣张，没架子，身材并不怎么出众，举止坦率随便，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拘束。

“请坐吧，”他朝凉台上的摇椅挥挥手，对我们说。（我们是一些从报社来采访的记者）“就坐下吧。天儿挺热的，对不？”

他话说得那么朴实，口气又那么和蔼可亲，我们马上就不再感觉拘束了。实在叫人难以相信：站在我们眼前的竟然就是那位在吃饼——在连续吃饼上，打破了一切活人（直到如今还在活着的）纪录的冠军。

“哦，乔，”我们把笔记本子和铅笔掏出来，对他说，“谈谈吃饼的事儿吧！”

布朗先生笑了，他笑得愉快而又自在，立刻叫人什么顾虑也没有了。

“我原以为是你们这些小伙子要来谈谈吃饼的事儿呢，”他说。

“乔，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哪，”我们说，“你吃饼这件事比谁出的风头都大：有个男人一连打了二十四小时的高尔夫球；印第安纳州一个女人连续剥了三天豌豆；摘浆果的纪录也打破了；在艾伯塔的梅迪辛哈特<sup>[1]</sup>，有个人跷着一只脚足足站了七个钟头；还有依阿华<sup>[2]</sup>的胖童冠军，上个星期他已经超过四百磅大关了，可还是你这个吃饼的事最轰动。”

“是呀，”布朗先生不动声色地说，“目前，世界上确实在发生着各种轰轰烈烈的事，我很高兴也能参加上一份儿。可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

“噢，乔，别这么客气啦，”我们跟他争辩说，“纽约那边人人都在谈论着，说你吃饼这件事是本月里最惊人的一次持久表演。这把你排在——或者应该排在——当今伟大人物的最前列。”

“其实，”这位冠军虚怀若谷地说，“这也算不了什么。我也只不过尽到了自己的力量而已。我不肯让它难住我，我就把吃奶的劲儿全使上，这一点我倒是办到啦。”

“乔，你最初是怎么想起要吃饼的？”一个小伙子问。

“这就难说啦，”他回答说。“我想我只是不知不觉地吃起来的。甚至在小时候，我还不不懂吃饼的意义的时候，我就喜欢吃饼，而且就喜欢看看自己究竟能吃多少。”

“在比赛的当儿，你吃第一口饼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呀？”一个小伙子问。

“别问这个，”另一个插嘴说，“告诉我们你练习的经过吧——你的本事是怎么练出来的？”“别问这个，”第三个又插进来，“告诉我们在全部比赛过程当中，哪个阶段是顶不